

# 感懷湯恩伯將軍

王仲廉

## 前言

湯恩伯將軍，浙江武義人，光緒二十五年（一八九九）二月二十八日生，民國四十三年（一九五四）六月二十九日逝世於東京。歲月匆匆，瞬已三十年，哲人日遠，音容宛在，回憶往事，如親響欬，蓋因余追隨將軍逾二十載，受知極厚，敬佩尤深之故。將軍在剿共抗戰所立之豐功偉烈，以及爲國勤勞的忠謹事蹟，固多已爲國人所稱道；至於治軍治事，修己立人之碩德高行，則因余久與將軍相從於槍林彈雨之中，耳濡目染，所知道的自較親切而詳悉，謹就記憶所及，濡筆書之，以抒胸中之悲。自愧一介武夫，禿筆無文，不足以盡將軍之生平於萬一。惟有借蘇子瞻哭歐陽文忠公的兩句話——上爲天下痛，下以哭其私。來狀寫我三十年來追念將軍的鬱結心情了。

## 豫南識荆相見恨晚

記得我初識將軍，是在民國二十年的冬天。時余任第二師第四旅旅長，駐防豫南商城之河鳳橋，將軍適亦奉命接任第二師師長，甫到潢川之江家集師部，卽以電話與我聯絡，我要求往師部晉謁，奉諭：「不要來師部，過幾天我到河鳳橋來看你。」（河鳳橋離江家集九十里）我又報告應先來師部迎接，並報告防務，回諭「防務重

要，不必來。」過了幾天，將軍率兵一連到雙椿樹獨立旅旅部視察，次日來河鳳橋，我率全體官長迎接於河西。將軍遠乘馬而來，着灰棉軍服，打黃呢綁腿，黑皮鞋，儼然一少年英俊軍官也。到旅部休息後，詢問部隊狀況，及防務情形，是晚宿旅部。次日上午集合部份來擔任任務之官兵訓話後，卽返回師部，這是我與將軍第一次見面，也是我追隨將軍的開始，但一夕長談，對將軍誠懇待人，光明磊落的態度，令人肅然起敬，頗有相見恨晚之感！

## 鄂東剿匪積勞成疾

民國二十一年秋，將軍任八十九師師長，余亦奉調該師二六七旅旅長。（時八十九師擔任豫鄂邊區剿匪任務）奉命後，先到漢口晉謁最高領袖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公介石，然後赴豫南經扶縣（新集）師部報到，時將軍方端坐房內看書，（將軍雖在戎馬倥傯中，始終保持手不釋卷的習慣。）聞余至，欣然接見，晤談中，指案頭書籍告余曰：「學問爲濟世之本，我輩革命軍人，責任重大，不能不努力進修，隨時充實自己。」旋卽將八十九師成立經過及防務情形見告，並囑大力整理，及多方研究剿匪戰法，暢談至夜，始令余回旅部。

時共魯徐向前部，正盤踞於鄂東豫南之大別

山區，與贛南之朱毛共軍互爲犄角，鴟張獍悍，屢剿未戢。我八十九師所任防務，包括黃安、麻城以北、禮山以東、安徽立煌縣金家寨以西、河南經扶（新集）縣商城以南等地區，正是匪盤踞最久，流毒最深的老巢。將軍奉命進剿，時經半載，大小數十戰，終將敵軍消滅殆盡，徐匪率殘部倉皇逃竄，鄂東隨告底定。此一戰役，不獨剪除了共軍戰略上重要的支點，也更奠定了爾後剿匪勝利的基石。豫南鄂東地形複雜，而久經赤禍，滿目瘡痍，剿共軍事，進行異常艱苦，將軍以身作則，激勵部屬，部隊經常在山上臨時架搭草棚露營，雖風雪嚴寒，亦不准進入民房居住。黃毛尖一地風餐露宿，發揚蹈厲之精神，卽足爲當時艱苦情形之寫照。而將軍對於行軍搜索與駐軍警戒，都非常注意，必須親自配備或指導，他時在山上用號音調集部隊長到山頂去訓話，並指示一切。實在說，八十九師在鄂東大別山區，以匪爲對象，野外戰鬪實地演習半年，不僅只戰鬪力增強，卽行軍力每日都在一百里以上。所以說：將軍在鄂東半年，同時完成了兩大任務，一是肅清了鄂東殘匪，二是訓練成功了八十九師。八十九師是在戰鬪中長成的，這個收穫更大，更有價值。但同時也造成了一個永遠無法補償的損失，那就是由於過份緊張勞碌的戰地生活竟把將軍的身體累壞了。

將軍治軍嚴整，事必躬親，平日與士卒同甘苦，辛勤操作，從不以個人健康爲念。鄂東作戰後期，將軍胃病突發，雖屢經治療，終未全愈。余力勸其住院，並注意營養，將軍總以職責在身，不肯依從，雖略加營養，亦不過早晚餅乾數片而已。待部隊於廿二年春間調駐孝感廣水時，始抽暇前往漢口醫院檢查，發覺胃已下垂，腸亦罹病。是年夏初，本師調駐大冶，擔任進剿湘鄂贛邊區共匪任務，時余胃病亦發，當隨陳總指揮武民老師及將軍等在八角亭山視察地形時，突然暈倒，將軍立命進武昌醫院治療，余不肯去，將軍怒曰：「余胃病時愈時發，今汝又患病不肯治，一旦我兩人同時病倒，該怎麼辦？」隨即派醫官送余前往武昌住院。未及半月，部隊奉調參加江西剿匪任務，余聞訊即趕赴南昌，住江西大旅社，行裝未卸，將軍即來旅社，殷殷以病況相詢，並謂：「汝不在醫院將病治好，萬一在作戰時病再發作，不是更麻煩嗎？」我答以病已稍愈，聞部隊參加圍剿，放心不下，所以急着趕來歸隊。將軍深恐余抱病工作，堅囑住青雲舖師部休養，時將軍之胃病仍時常發作，而對我的健康却關懷愛護若此，真令我感篆莫名，終生難忘。

其後我師開駐崇仁，余奉調爲副師長，向七琴永豐東南之古城進擊，時將軍又由腸胃病轉成痢疾，日夜更衣十餘次，飲食不能進，又發高燒，體力不支，行軍時臥擔架上，情況惡劣，余力促其往南昌就醫，將軍始電呈領袖請假，入院治療。

## 揮師入贛收復瑞金

適當此時，閩變突起，負隅海疆，爲領袖憂。將軍又復奉命扶病出師東討，捲甲疾進，出敵不意，直指泉州，搗其要害，斷其歸路。閩逆以新造烏合之衆，基礎未穩，大軍突來，一戰即行瓦解。

閩變底定後，將軍升任第十縱隊指揮官，於二十三年夏還軍西上，戰于高灘，又連克將樂、泰寧、建寧三城，揮師入贛，與我北路大軍切取連絡，完成包圍，蹙匪主力於廣昌、石城間之驛前附近山地，壓陣大戰。我八十九師喋血苦鬪，歷五晝夜，匪勢不支，全線崩潰，遺屍斷脛塞滿山谷，河水盡赤。悍匪彭德懷僅以身免，八年的蘇維埃匪巢，遂告摧毀。毛匪澤東等匪酋，倉皇撤離瑞金，分頭西竄，將軍率部追擊，於攻克石城後，復收復瑞金，同時撫輯災黎，勞徠安集，編組保甲，發奸摘伏，善良又安。此次決戰，將匪贛南主力全部擊潰，終于完成五次圍剿之奇功，非將軍之勇敢善戰，指揮若定，曷克臻此！但贛亂雖平，湘鄂贛邊區匪警仍熾，牽制我七八個師兵力，不能抽調大軍，追擊西竄殘匪，領袖坐鎮牯嶺，焦急異常，將軍獨提勁旅，殲匪于鄂西湖沼地區，並斬匪首徐彥剛于大冶。東南大局遂告平定。

及共匪殘部經川入陝竄晉，三河大震，將軍又復奉命移師西討，大軍在晉東南渡河，直拊流寇側背，連破之乎大寧等地，匪受重創，回竄陝北，將軍渡河追擊，並坐鎮綏德督師，瓦窑堡一役，匪酋毛澤東、周恩來僅以身免。此時陝北殘共，經將軍分頭痛剿，化整爲零，一夜數遷，

雖未全數俱殲，實已成爲甕中之鼯，方冀一鼓蕩平；而日寇擴張，綏東吃緊，將軍又復奉命援綏，剿匪之戰，功虧一簣，豈僅將軍遺恨九泉，亦歷史之大悲劇也。

## 抗日戡亂戰功彪炳

民國二十五年六月，將軍進駐綏東，坐鎮集寧，一面佈置防務，一面整訓部隊，不數月之間，這支部隊已練成了活躍在長城內外的國防勁旅。回憶當時馬壯兵強，摩厲以須，敵愾同仇的高昂士氣，猶令人不勝神往。

迨至廿六年七七變起，將軍由綏東奉命挺進南口，迎頭堵擊日寇的大股入侵，苦戰達十晝夜，終以劣勢裝備，少數兵力，摧折強寇的西進兇鋒，殺傷敵兵近萬，這是華北對日抗戰開始時第一次大戰役，也是我國軍最初給予日寇的一次重大打擊。於此表現了中華民族不可輕侮的力量，而迫令日寇不得不重新估計其戰略戰術。同時也由於這次戰役爲我平漢路友軍爭取了積極準備與部署的時間，所以這次戰績，在抗日戰史的序頁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。

後來戰事重心移到平漢路兩側，將軍又轉而參加了漳河戰役，援太原戰役。到了二十七年春天，將軍再驅兵南下，會戰於魯南、蘇北，以劣勢裝備，與優勢敵人週旋，恆能以少勝多，以弱勝強。而這時候臺贛支線上臺兒莊的爭奪戰，將軍用高度的智慧、巧妙的戰術，一舉擊潰了有名的板原、磯谷兩個師團主力，斬俘逾萬，尤屬轟轟烈烈，震動中外。臺兒莊大捷，直接粉碎了日寇

由平漢路直搗武漢躡我華中心贓地區，提前結束戰爭的迷夢，間接也爲我全國軍民在長期抗戰中以空間換取時間，求得最後勝利，提供了無比堅強的信念，與有力的保證。

二十七年秋天，武漢外圍戰序幕揭開，將軍奉命率機動兵團轉戰大江以南。歷時半載，予敵軍以重大消耗，阻止了敵寇溯江西上的企圖。

在將軍對日抗戰諸役中，如鄂北會戰、豫南會戰、中原會戰，以及武漢會戰等，均有卓越的戰功表現。而尤其關係國家安危，奠定勝利基礎，也可以是完成勝利最大功能的，則爲黔桂路上的獨山之戰，這一戰役擊潰了日寇西進的先鋒，保障了陪都與西南大後方的安全，也就切實掌握了最後勝利的契機，注定了日閥敗亡的命運。

綜觀八年抗戰的史實，將軍以南口一役開其始，以獨山一役殿其終，也可以說是由天南打到地北，全始全終，歷數抗日英雄，以將軍之功爲最；此爲有目共睹的事實，絕非我個人所得阿私而虛頌的。

三十五年，共匪全面叛亂，將軍奉命督師戡亂於魯中；及中原戰事失利，領袖引退，匪軍大舉渡江，將軍復奉命於危難之際，陳師滬濱，血戰匝月，完成了大上海保衛戰。其後戰局繼續逆轉，東南各省匪勢披猖，戰火蔓延至閩浙沿海，匪軍瘋狂猛犯金廈，與我爭奪最後據點；將軍率部苦戰，最後於金門之役，將進犯之匪全部殲滅，造成了空前的大捷。因而挽救了金馬等反共抗俄的前進基地，使之屹立海上，成爲拱衛世界和平與自由的堅強堡壘。

## 盡瘁黨國公爾忘私

綜觀將軍生平豐功偉烈的事蹟，做人做事的楷模，以及嘉言懿行，大義滅親的風範，咸足稱說於世，流芳千古。而其自服職以來，對領袖的忠貞懇摯，則尤爲一般人所不可及，茲舉一事爲例，可以概見其餘：當民國二十五年西安事變突起，將軍時正督師綏東，遠道聞訊，悲憤填膺，投袂而起，一面聯電袍澤，聲罪致討；一面籲呈中樞，請纓靖難；並於當日集全軍訓話，詳述國家多難，維繫中外人心，全仗領袖德威，於以激勵將士，敵愾同仇，不共戴天。慷慨陳辭，聲淚俱下，當時聞者無不感泣！至於平日絕對服從領袖命令，出生入死，艱險不辭的精神，以及勝不居功，敗不諉過，任勞任怨，不計毀譽的美德，更是值得我們後人永遠效法的。

說到將軍以軍人身份，表現卓越的功績，贏得國人的崇敬，也並不是偶然的，蓋因將軍有傑出的才華，有深湛的學養，有刻苦自勵，莊敬自強的習性，更有盡瘁黨國，公爾忘私的精神；故艱危不足以動其心，病魔不足以折其志，馴至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

追溯將軍在未到日本士官學校學習軍事以前，便在明治大學專攻政治經濟以及普通學科，成績豐碩。所以當將軍主持魯蘇豫皖邊區軍政大計的時候，他所決定和持守的基本方略，便是以政治支持軍事；以黨的政策來領導政治，更以經濟政策來維持黨政事業的開展，由於此一方略運用的成功，遂得強固而堅韌地拒敵于豫東，並有

計劃地伸張我游擊力量于敵人的大後方，即此一點，便可說明將軍深嫻戰略，與治軍的成功。

再談到將軍做人，自其任幕僚及校尉級軍官起，以至管帶封疆，擔任將帥，自奉儉約，不爲鮮衣美食留意，不爲家人生產打算，而惟以國家民族爲念。其在軍中確能做到與士卒同甘苦，雖說將軍治軍素以嚴厲著稱，但因能做到信賞必罰，故部屬均畏威懷德，死而無怨，尤其傷亡及流落官兵和眷屬，均能得到妥善安置與撫慰。故將軍逝世時越十載，猶令人念念不忘，由此亦可想見將軍平日待人之誠，御事之公，與感人之深了！

最後我們追憶將軍得病的由來，則又必須說到將軍公爾忘私、國爾忘身的事蹟了。前面我已約略說過鄂東剿匪時候的情形，那時將軍經常披星戴月，沐雨櫛風，辛苦異常，加以飲食粗劣，寒暑不調，因而染患了嚴重的胃病，久醫未愈，至不能乘馬；爲了軍情緊急，責任重大，常倚臥于擔架之中，指揮部隊，馳騁激戰于崇山峻嶺之間，雖屢經領袖面諭稍事靜養，而將軍則以頑匪未滅，不肯個人休息。及至閩逆倡亂，將軍仍與疾行軍，未少遑巡，由是而積輕爲重，終成不治之症。來臺以後，雖經割治手術，而胃瘍及十二指腸瘤均屢治未愈，隨又赴日就醫，亦無轉機，不幸在日逝世。

竊念將軍畢生志業，在追隨最高領袖，獻身國民革命。今河山未復，賊燄未戢，吾人尤當效法其堅韌不拔的革命精神，爲復興建國的成功而努力，則將軍九原有知，當亦含笑矣！